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美]克里斯·克诺夫 著 卜立进 译

一本进入《纽约时报》“2006年
夏季读书**推荐书目**”的书；

一本被《出版者周刊》誉为
“2006年100部**最佳书籍**”的书

二次 反击

APCTIME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二次反击 **Two Time**

[美]克里斯·克诺夫 著 卜立进 译

APU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二次反击 / (美) 克里斯·克诺夫著; 卜立进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6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克里斯·克诺夫侦探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Two Time

ISBN 978-7-5396-3409-8

I. ①二… II. ①克…②卜…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380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9720

Copyright © 2005 by Chris Knopf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Permanent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曾 冰 岑 杰

装帧设计: 张兆忻 丁 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391446

开本: 700 × 1000 1 / 16 印张: 16.25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衷心感谢文学经纪人玛丽·杰克·瓦尔德、朱迪以及马蒂·谢泼德，没有他们，我的这部小说难以面世。感谢鲍勃·维勒曼给我提供的投资管理方面的建议——如果文中在这方面出了错，请相信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谢谢我弟弟惠特和弟媳阿黛尔给我提供了西班牙语翻译。谢谢读者兰迪·科斯特洛在英语和西班牙语方面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瑞琪·奥尔在法律事务方面提供的支持。感谢加拿大兰登出版社的安妮·科林斯对本书的精心编排。实际上，米根·朗格可以把任何人都照得光彩耀人。感谢帕特里克·科尼芮为小说封面所做的爆炸设计图样。感谢苏珊·阿尔奎斯特利用其巧夺天工的技艺、耐心以及共同的愿望使得封面最终成形。还要感谢玛丽·法雷尔所做的一切。

第一章

在长岛东海岸的日落时分,上帝有时会充当艺术家,将粉红色的颜料洒满整个天空。如果时间恰当的话,坐在东汉普顿的“风之歌”餐馆的露台上,你就可以看到这整场富丽堂皇的表演。

我已经要了一杯加冰的瑞典伏特加酒并坐下来观看。杰姬·斯韦特考斯基还没有露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无论干什么事从来都没有准时过。她坚信爱因斯坦的时空观,认为它们是相对的。我对此并不在乎,因为在我看来,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她就是我的好朋友。

露台下面的两层是个小停车场,在那儿,小汽车可以沿着泻湖的边缘整齐地排列好。这个停车场是为餐馆和一个小游艇船坞提供服务的,而此船坞则是为大型运动赛艇和当地衣衫褴褛的残余港湾的居民所拥有的少数平底捕鱼船提供服务的。泻湖的对岸是一个灌木丛生的小岛,岛上一座孤零零的两层楼的房子摇摇晃晃地耸立在一片低矮的沙质峭壁上。越过这个小岛就是加德纳海湾,这个海湾的名字起源于一个从17世纪中期起就拥有此处一座大岛的家族的姓氏。到目前为止,这个偌大的岛上几乎就只有加德纳家族的一位老人仍独自生活。我虽然并不喜欢热闹,但倘若让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一个这么大的岛屿上,我仍会感到孤独。不过,也许不会,只要杰姬偶尔能露个面,而且不一定非要按时出现。

露台上除我之外还有四个人。一对刚刚梳洗了一番的小青年正倚在桌子上互相挑逗对方。他身穿黄色棉布长裤、绿色毛衣,脚上一双装饰着流苏的懒汉鞋,但没有穿袜子,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在约会时感到窘迫。此时,她那淡蓝色的眼眸中正轻快地飘荡着一种幻觉,似乎她正拥有着十全十美的幸福。另外两个是一对来自岛上某处的老丑婆——脸被外科手术拉成了金属面具状;指甲硬得像环氧树脂;头发如同上过漆的柚木。其中一个穿着一件绣有闪光片的白色棉布上装,这与她的便鞋和眼脸上所涂的闪光的东西很

搭配；另一个在吸烟，她用指尖夹着一支烟，看上去就像是你在用一只镊子夹着一个碎片。她们两个都发不出字母“r”的音，开口闭口就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实说”。她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对此我倒是很庆幸。

服务员每十分钟出来一次看看我们有无需要，但并没有瞧见有多少人向她招手。我们手里都端着各自的饮料。我已经打算好在杰姬出现之前只喝这一杯瑞典伏特加酒。过去我从不不在乎喝多少酒，也不在乎什么时候喝，不过现在我正在自我改善计划。于是，为了维护这个计划的过渡性，我点燃了一支骆驼牌香烟。

一辆黑色凌志轿车开进了下面的停车场。安静了一会之后，一只邈里邈遑的迷你型法国杜宾狗冲出轿车，追赶着司机抛出来的一只球。这个司机看上去很精明。他上着一件纯白色高领衬衫，下面配着一条和他的轿车同样颜色的长裤。他的头发也是黑色的，短得几乎让发梢贴到了头皮。嘴唇上方的一撇胡子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白衬衫经过专业的洗烫之后，其下摆也被整齐地塞在了裤子里。他穿的鞋是一种昂贵的黑色真皮无带扣便鞋，这种鞋摆在商场橱窗里会让人感觉很女性化，但穿在某些人的脚上却很时尚。不过，绝不是我的脚。

杜宾狗拼命地追赶着那只球，只见它腾空跳起，抱住了球，然后用嘴把球衔了起来。球很大，很难衔起来带走，但小狗昂起头，几乎是一路飞奔回去。

“我不知道迈克尔最近都在忙什么，”眼皮闪着光的女人对她的朋友说，“但肯定没有用。”

“在忙？”

“忙着讨生活。”

“哦。”

“这整个罗尔夫按摩治疗法真是可笑。”

“你说什么？”

“罗尔夫，就像是一种推拿，只不过体位更深，穿透力更强。他们能穿透你的肌肉。”

“迈克尔在穿透他自己的肌肉？”

“不是他的，是其他人的。”

“这可不像是有什么好事。”

“我甚至都不知道给人做罗尔夫按摩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和肠道有关。”

“不，它像是一种按摩。我也不太清楚。”

“你想让迈克尔穿透你的肌肉吗？我可不想。”

“我女儿说这个东西过去在欧洲的影响力挺大的，在斯堪的纳维亚。”

“那儿的人在冬天会把冰打破了去游泳呢。”

“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正因为这样，迈克尔抛弃了他那幸福美满的婚姻。”

“他妻子可不这么认为。”

“一点没错。”

服务员再次过来时，我又叫了一杯伏特加。看来，杰姬坚决拒绝按计划行事。

杜宾狗看起来仍精神抖擞，毫无疲惫之感。那个人刚才一直在扔滚地球，现在则抛了一记长球。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站在船坞边观看那些大船，或者是看日落，这很难说。他不扔球的时候就把手插进口袋里，拨弄着里面的硬币和车钥匙，让它们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叮当声。可以看出他的身材很好，肩膀和腰构成了一种密实的楔形。考量一个男人潜在的体能是一个拳击手的习惯，即便距离很远。这一点是我潜移默化地从我父亲那学到的。这个人很精明，但缺乏实战经验，因为他身上没有伤疤，没有久经搏杀留下的印记。不过，不要低估别人，我父亲总是这样告诫我。

杜宾狗飞奔而去，白色的腿上沾满了污渍。那个人从它嘴里取下球，使劲一抛，球越过一对木制小划艇，落到了水里。小狗听到水声后，毫不犹豫地一跃而起，跳进了两只小划艇中间油腻腻的海水里。

随着傍晚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停车场四周白炽灯所发出的人造光开始改变着露台的色彩和氛围。现在只是五月，夏令时和地球所处的角度还无法让太阳高悬空中直到夜晚。从泻湖吹来的阵阵微风到达这儿时虽已变成了温柔的低语，但仍带来了低潮的气息和偶尔盘旋在港湾居民船队上空的海鸥的叫声。

穿着黄裤子的时髦小伙子离开桌子，走进餐馆。他体阔腰圆，双脚严重内翻。像他这个样子半秒钟内就可以到楼下去。女孩目送他离开，随时准备等他回头时与他目光相触。他没有回头。门刚一关上，她就转头转向了泻湖，似乎目光失去了焦点，也没有了再看任何事物的合理理由，又或者只是为了避开我。因为我正在明目张胆地盯着她。突然，她转过头，与我四目相对。我眨了眨眼。她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就尽力装做对她剩余的金枪鱼沙拉很感兴趣的样子。她的双脚在椅子下面钩在一起，就像我女儿坐在我为她制作的

小茶桌上一样。这使我想去保护这个女孩，让她避开生活中一个糟糕的选择。这是拳击手的另一个习惯。

一部移动电话不耐烦地响了起来，这个声音一时间令人无法辨别出是谁的电话。从东部来的那个女人停止了交谈，看了看她的手提包。站在港区的那个人也一样，向他的轿车望了过去。黄裤子回到了露台，一路推开挡在他前面的椅子，向座位走去，其声音掩盖了移动电话的下一阵铃声。不过，船坞上的那个人却听到了，他走了几步，来到轿车客座边的车门口，打开门，坐了进去。他敞开着车门，脚就随意地搭在外面的石子路上。电话一直不停地在响。他把它拿在手里，用力按下按键，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铃声仍旧在响。两个女人又开始谈论了，她们抱怨咖啡，把它和她们最近在帕拉索大教堂附近的意大利餐厅喝的卡布其诺相比，言语间对这儿的咖啡很是不满。

“费伦特塞(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语音译——译者注)，他们都是这么叫那座城市的。我不是经常给你说起过费伦特塞吗？”

“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说佛罗伦萨。”

“我总觉得她是皇后什么的。”

“应该是在他们推行民主政治之前的。”

“他们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妹夫就是意大利人。”

“我以前总是奇怪这个叫佛罗伦萨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一切的，而我在那待了，嗯，是一周吧？”

坐在凌志轿车里的那个人把脚放进车里，并关上车门。我望了望那只贵宾狗。它的鼻子只刚刚露出水面，嘴里的球阻碍了它前进的速度。一条细小的尾波出现在它身后油腻腻的海水中。我真为凌志车中的昂贵座位套感到痛心。

第一声爆炸声几乎像是从地下发出的——低沉得很难让人听得清楚。和黄裤子在一起的女孩像一只受惊的食草动物般猛地转过头。只见凌志车的内部正充满着如花簇般绚丽的橘红色火焰，一股躁动不安的火焰流像海浪般击碎了后窗上的有色玻璃。轿车开始来回摇晃，后窗玻璃则片片裂开，看上去就像是一张由一只喝醉了的蜘蛛织成的参差不齐的蛛网。

从露台边的楼梯上传来了一个人的大声叫，声音很熟悉。那只杜宾狗在水中停了下来，抬头望向轿车。和黄裤子在一起的女孩伸手握住了她的白葡萄酒。疑惑席卷了整个露台。

火焰的颜色能显示出一些情况，于是我跑到露台的边缘更近距离地观察。途中我把黄裤子的椅子推到了一边，因此他对我可谓是怒气冲冲。

我又听到了杰姬·斯韦特考斯基的声音，她在大叫着我的名字。此时，我知道火焰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不合时宜，但此时我已别无他路，只能从楼梯井上方的栏杆上跳过去，结果差点砸到了杰姬。她正站在栏杆下，背抵着墙凝视着轿车，手背紧贴着嘴唇。我一把抓住了她衬衫的前胸。她不由自主地迅速向后退去。

“快走！”

她一看到是我就立刻停止了反抗。我拉着她爬上楼梯，用肩膀撞开了餐馆的大门，冲进了门内摆满自动售烟机的前厅。此时，空气中开始散发出一种温和而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

“萨姆？”

我拉着她绕过堵塞了前厅的公用电话和书册架，并把她推到了里面。这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在一个玻璃柜台的后面，一位留着一撇细细黑胡子的男人正站在一台老式收银机前。柜台的下面是一排排清新薄荷糖和孩子般大小的块状糖。这个男人正盯着外面那充溢了餐馆内部的耀眼而模糊的光亮看，一只手伸到了柜台的顶部去摸电话。

我们费力地越过一个写着“请就座”的标牌，向房间的后部走去。路被一张桌子堵住了，上面放满了快乐时刻时要出售的开胃食品和蔬菜沙拉。杰姬试图挣脱我的束缚。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抓紧她的衬衫，把她从桌子上扔过去。她越过一桶桶布法罗鸡翅与盛满了青椒和芹菜茎的大玻璃碗，从桌面上滑了过去。我伸手到桌子底下，把整个桌子掀起来竖立着。就在我翻身跃过倒转过来的松木板桌子时，一股强大的气流如拳头般从后面袭来，紧接着，一阵闪着光的玻璃碎片就像带电的冻雨一样冲击着我的后背。

经加压处理的横梁和楼地板、窗框、仙山露味美思酒的伞具、烟灰缸和几个长岛人如同一股飓风般从“风之歌”餐馆的露台狂袭而来，猛烈地击打着，使我奄奄一息。

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个子小巧、留着一头黑色短发的女人拉了拉我的手指。此时我正用手托着杰姬的头使它离开地面，手指在杰姬的头部后面交织在了一起。这个女人只对我说话，因为杰姬闭上了眼睛，或者只闭上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已破碎得无法辨认了。

女人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到。我摇了摇头。

“先生,如果你让我替她检查一下,会对她有好处的。”她大声说。

大松木板桌救了杰姬的命,但没能阻止冲击波碎片旋动着落在我们的头顶。一小片什么东西,也许是开胃品桌子上的玻璃沙拉碗击中了她的半边脸。我没有看到过程的发生,但看到了后果。当这个小个子女人发现我们时,我正告诉杰姬为什么棒球运动在自由意志到来之后就再不同了,并定时把我的脸贴近她的鼻子,以检查她的呼吸。

在我把手从杰姬的脖子下面抽出来时,我让这个小个子女人把手放到了杰姬的头部下面。她用拇指掀开了杰姬那只完好的眼睛,用一只小型手电筒的光往里面照了照。做完之后,她拿出一只听诊器在杰姬的胸部按了按。就在此时,另一名医生跑了过来,后面还拖着一个看上去很复杂的塑料制品。他啪的一声把东西扔在了地上。小个子女人头都没有抬就给他下了一道命令,使他急忙向后转身跑了出去。

“其他人怎么样了?”我问道,但她没有回答,而我在她准备好之前也不想再问第二遍了。

她终于看向我。

“很抱歉,你说什么?”她问。

“其他人。露台上的。他们怎么样了?”

“那儿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可能是五个吧。”

她返身来到杰姬身边,把她的手轻轻地放到身体两侧,并把那个塑料制品安装在一个明显是用来固定它的支架上。

“我会通知搜寻人员,要找出五个人的残骸。”

“残骸?”

“我真的需要工作了,先生。”

她把她那柔软、纤小的手放到了我的手腕上,我让她离开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正在倾听着我头部里面的呼吸声,以及远处一只小狗的狂吠声。

我躺了下来,仰望着天空,仍然是一片美丽的湛蓝。西方的地平线上点缀着日暮时分些许微弱的粉紫色晚霞,而港区的边缘则闪烁着余烬的火光。海鸥飞进了眼帘,在追问这整个骚动是怎么回事。

第二章

乔·沙利文是那种导演总会派去演警察的一类人——虎背熊腰，子弹型的头部装饰着修剪成平头的金发，并点缀着一双靠得很近的小眼睛。实际上，他是一名警察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他总是摆出一副愤世嫉俗、半是厌烦半是怀疑的表情来搭配那辆大型福特巡逻车和那副坚固的警用太阳镜。他腰带上别着一支点38的史密斯韦森牌短管枪和一部步话机；衬衫浆洗得笔挺；皮鞋则用唾沫擦得锃亮。这些自然而然体现出了一股防御的力量。

他把车停在我的私人车道上时，我正站在一架梯子上。当时正是傍晚时分，太阳笔直地悬挂在小匹克尼克海湾的上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雾气，不仅将阳光漫射开来，还容纳了朦胧的夏日热浪。从西南方来的季风正使劲地吹着，吹落了房子后面树上的叶子，但却无法吹干汗水，无法将空气吹得干净明朗起来。埃迪，一只和我分享这座房子的杂种狗，蜷缩着身子躺在侧廊两边蓬乱的杜鹃花底下。我身穿白色T恤衫和短裤，脚蹬一双工作靴，还穿着一双白色袜子。系在我腰间的工具带和钉子带将我的短裤坠到了屁股上面，让我感觉很不自在。我一手拿着木工角尺，一手握着锤子。就在我企盼着能长出第三只手来抓住一个平面的时候，我听到了沙利文的轿车碾过石子路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已经放置好了房脊横梁，并用两个16英尺长、2英寸厚的临时支撑板将它固定住。至少我希望已经放置好了。第一个橡木的顶角似乎是个直角，但它与支撑板连接处的鸟嘴形槽口却有些问题，所以也许顶角并没有我想的那样好。

“哟，萨姆，”沙利文在下面喊，“你在做什么？”

我把两颗木工钉从嘴里拿了出来。

“装上房顶横梁。”

埃迪摇摇晃晃地从杜鹃花下面走出来打招呼。通常情况下，它总是会跳跃着跑向客人，并在其周围欢快地蹦来蹦去，但今天的热浪已经削弱了它的

社交能力。沙利文蹲下来，搔弄着它的耳朵。

“那些不是横梁，”他抬头冲我嚷道，“横梁都是水平的。那些是椽木。”

“要和西摩尔商量一下这事。”

“谁是西摩尔？”

“西摩尔·格拉斯。”

“不认识。”

“一个挺不错的木匠。”

“他一个人干，是不是？”沙利文问。

“可以这么说。”

“他也许能帮上忙。”

“这就是最难的一部分。”

“什么？给房屋搭上木制框架吗？”

“安放脊板。即使是最敏锐的头脑也会搞糊涂的。”

“以前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家伙是不会的。他们笨死了，但仍能安放脊板。”

我轻轻地敲打椽木的一边，让它与屋脊形成绝佳的角度，并用木工角尺来检测。但是，脊板的连接处仍有一个难看的大缝隙。

“盖过房子吗？”我问沙利文。

“在这岛上到处都做过。安放了很多脊板，但从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做。”

“很简单的工程学。所有的都标上了数字。简单的计算之后，再拖个一百年，房子就出来了，很简单。”

“我想上去帮你，但我在值班。”

“当然啦，你就躲在你的徽章后面吧。”

“不管怎样，我是不会上去的。”

“这可不一定。”

“真顽固。”

“冰箱里有啤酒。”

“这事我可以帮忙。”

“值班期间？”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他消失在了小屋里。我则继续忙着小屋上面的扩建工作，继续改善着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地盘。我绘制好了整个蓝图，并且到目前为止，除了灌注混凝土之外，我已经独自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我父亲当年用一只镐和一把

铁铲为最初的房屋挖出了一个洞,并用炉渣砖垒砌起地基。这不是为了逞英雄,而是因为贫困。他没有钱,为了弥补这一点,只能做出这么严酷的决定。

“我给你拿了一瓶。”沙利文一出后门就对我喊道。

我把锤子滑进了工具带的槽里,并把没有抬起来的椽木放到了地板上。也许在我和沙利文喝啤酒的时候,这整个房顶系统能自己安装好。木材有时候就是这样,只要你把它扔在那儿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了。

“这将是是个什么?”在我从梯子上爬下来的时候,沙利文问道。

“什么?”

“就是那个,”他用啤酒瓶的瓶颈指着说,“你在盖什么?”

“卧室、洗澡间、楼上小储藏室,地下室的工作间也要扩大一些。”

他喝了一大口。

“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一切都犁到地底下去,然后再盖一所新房子?”他用袖子擦了擦嘴,目光游移不定地望向海湾,“你这儿的地方挺大的。”

“啤酒怎么样?”

“凉。”

我解开工具带的搭扣,让它落到地面上。这是电工用的工具带,但我也喜欢在做木工活时拿来用。带子上有许多方便的小口袋,还有一个坚固的内置锤子槽。我脱下用来装钉子的单独的围裙,拉起用毛巾布做的防汗带,擦了擦摆在我额头前的啤酒瓶。潮湿闷热的天气使今天十分不利于将花旗松翻来掷去地进行尺度计算。于是,沙利文、埃迪和我向两把手制阿第伦达克椅子走去,这两只椅子被我摆放在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挪威枫树底下。埃迪四肢摊开地趴在草地上。沙利文和我则坐在椅子上。

我虽然喜欢小匹克尼克海湾边上的所有季节,但对严寒酷暑却有些不满。三九寒天,充满咸味的风怒吼着从墙上隐蔽的缝隙吹了进来,吹翻了防风雪服的衣襟;三伏酷暑,空气经常是一片死寂、毫无动静,会让那如毛毛细雨般无处不在,又如棉絮样闷热的热浪在你的心血管系统内凝结成团,让你的智力功能变得迟钝。

“你的屁股怎么样了?”他问我。

“你说什么?”

“我听说他们从你的屁股里取出了上百个玻璃碎片。”

“不到五十。是从我背上取下来的。臀部肌肉里什么都没有。”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所有的小伤口都已经愈合了,但我仍要趴着睡。我右耳的听力恢复了

百分之七十，左耳百分之八十。杰姬的右耳听力已全部恢复，但左耳的听力却完全丧失了。真是可笑的好运。”

沙利文仍一脸幸灾乐祸的笑，但消逝了一些。

“是的，运气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你的运道很好，所以你活了下来。”

“不要说得这么玄。”

“没关系。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尽力分出一部分心神来计算橡木的切口，但没算出来。我抬头盯着之前放上去的脊板看，等着出现某种启示。

“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吗？”沙利文问。

“无时无刻不想。”

他点点头，好像我帮他赢了一个私人赌注。

一个风帆冲浪者进入了视野。他身材修长，肌肉发达，穿着一件蓝色的小连体泳装，并带着一种瘦高者的自信双手紧握帆下桁，长及后背的头发湿湿地贴在两片肩胛骨中间。此时并没有足够的风送他一程。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看待风帆冲浪、水艇、滑翔伞以及其他一些现代娱乐方式的。他并不太多关注坐落在他前门外面的那一大片海水。除了偶尔出去抓几条蓝鱼回来当晚餐外，他从不下海水，是一个陆地人——满身的油脂、泥巴和尘土。

“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沙利文说。

“我就知道。”

“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告诉其他人，他们会说调查正在进行中，这意味他们还获悉了一些情况。我在波比·范的餐厅碰到了负责这件事的头儿。他正在和他的妻子吃晚餐。他妻子不想让他谈工作，但仍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情很厌烦。他过去觉得它是一张通往好莱坞的门票，是一件很高调的大事，能让他显摆显摆。现在两个月过去了，这件事反而让他们很难堪。我甚至都替他们觉得不好意思。”

“你很有同情心，乔。”

“难堪、同情，对我来说都一样。它们对检控官、媒体、悲伤的寡妇来说毫无意义。”

“对那些无辜被牵连的人来说也毫无意义。”

“是的，”他说，“也一样。真不是个好地方。”

他看来似乎在沉思，几乎像是个哲学家，甚至能了解到别人的感受。

“那么，在这件事上你有一个最后期限吗？”沙利文抬头望着房子的扩建部分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每天都忙这事？”

“在我不为弗兰克工作的时候。”

“完成这整个扩建部分会很辛苦，尤其是你一个人做，会有很多活。”

“是的。”

“我知道，我做过，很费力。”

“没错。”

“很辛苦。”

“是的。”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之后，一声沉重的叹息打破了死寂的氛围。

“当然，我现在是唯一一个有公职在身的人。”

“而且还在当班期间喝酒。”

“只要我们不喝醉就没事。”

他从阿第伦达克椅子上吃力地站起身，脚步沉重地走进屋子。他离开的时候，我让自己忙于思考屋顶椽木的几何分布和负荷分配情况。我高中女朋友西尔维亚·格拉纳塔下巴的轮廓线一直被我赞为上帝在建筑学上的完美杰作。沙利文穿过草坪返身回来，蓦地坐到椅子上，打断了我脑海中几乎就要形成的设想。他递给我一杯萨姆·亚当斯啤酒，自己拿着我朋友伯顿·刘易斯上次来时带给我用来盛放这种仅少量酿制的啤酒的大瓶子。沙利文从不会让他工人阶级的出身削弱他那出色的品鉴力，尤其是我买单的时候。

“你对那个被炸死的人知道多少？”他问。

“报纸上说他好像是证券经纪人之类的，就在岛的北部。”

“差不多。”

他从后边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的字迹整齐却很难看懂。

“他是个投资顾问，有经纪人执照，还有一个办公室，在里弗黑德。他一部分时间会待在办公室，剩下的就是在路上。他擅长利用高科技从事新股发行、杠杆收购这样的事情。”他转头看着我，“典型的年少有为的家伙，他做起这些事情就像我们从这出去一样稀松平常。”

“和他打交道的都是些年老有为的家伙。”

“宝马车配雪茄。通常不是傻瓜车型，就是驾车的是一个娇惯任性的美籍犹太女孩。”

“有时两者兼有。”

“只有这个家伙结过婚，而且还是本地人。”

“里弗黑德,离这很近。”

“是的,不错。”

沙利文将身体挪到椅子边,好让自己能屈身更好地讲述这个故事。

“这就是关于那家伙的所有信息。其他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拥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到处跑去查看尖端技术和新公司的创办;通过手机、传真和电子邮箱进行工作联系——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零管理成本、与其他人零接触的人体赚钱机器。”

“科技也分高潮和低谷的。”

“据他们所说,这对于那家伙来说不是问题。高潮、低谷、普通情况,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总能赚到钱。”

“没有朋友和家人吗?”

“就他们所知,他没有朋友。他母亲住在里弗黑德的一所房子里,疯了,永远要待在那儿了。一个兄弟在南汉普顿,是什么嬉皮艺术家。父亲失踪了,被认定已经死亡。没有其他亲戚,没有犯罪记录,没被拘捕过,没有剪报,什么都没有,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非常有意思。”

“你这么认为?”他问。

“嗯,是的。一个这么不引人注意的人竟然会有人对把他炸成碎片非常感兴趣。”

“是的,完全同意。他可是被炸得一干二净。他们说车上所布的炸药要比哥伦比亚特区那次自杀事件所用的炸药还多。那次事件杀死了……好像是三十个人吧?这次比那次炸出的弹坑也更深呢。”

“汉普顿人总是更引人注目。”

“都上国家新闻了。”

一艘大型运动赛艇的尾波所掀起的波浪让风帆冲浪者向上翻了过来,着陆的时候,帆平平地贴着水面。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突然重新爬上去,用手抓着帆下桁。风鼓起了帆,将他朝另一个方向——安全地带——猛推过去。

“唉,谁知道呢!”我回头看着沙利文,说,“一个经纪人或者一个顾问的错误建议会让你失去大笔的钱,会让人非常恼火。”

“有多少?我是说,你可能会失去多少钱?”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总有数百万吧,反正是巨额。”

“我也总是这么告诉东汉普顿的那些家伙,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

重要性。”

“有没有州政府和联邦方面的人掺和进来？”

“有——两个月之前就来了。我想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见过他的客户，但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情报。州政府官员提供了大量法律上的援助和现金，但他们太忙了，没法这么快设好汽车超速暗监视器，并擦亮他们的枪套。”

“听起来好像是嫉妒啊。”

第二瓶啤酒下肚后，还没被太阳烤干的做木匠活的雄心壮志从我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痛饮了一大口，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在脑海中重新勾画出沙利文下巴的形状。

“至少你不用为这件事头痛。”我对他说。

“唉，确实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它头痛，这只是我们需要操心的事而已。”

“是东汉普顿那边的事。”

“嗯，并不是这样。现在事情既然已经搞糟了，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睁开眼，看到他正凝视着他的啤酒瓶瓶颈。沙利文这个人通常很难读懂，也许是因为他在某个念头形成之初往往会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知怎么回事，事情进展得很慢。”沙利文说，“即使整个夏天所有人都拼了命地干。罗斯今天把我们都叫到一起开了个会，发给我们这个文件的复印本——有对目击者的询问记录，包括你的，还有仍旧是公派过来的州和联邦政府相关人员的名字。事情毫无进展，但这些人会很高兴可以找其他人来背黑锅。”

“你应该让自己远离麻烦。”我举起啤酒瓶说。

我右手握着啤酒瓶，感觉到了些许凉意。我觉得我触摸到了一阵从海湾处吹来的微风。我在座位上又往下倚了倚，把头靠在阿第伦达克椅子背的横木上，试图实现片刻的完全放松。

风势渐强，风帆冲浪者突然向左转了个弯，笔直地冲向那个巨大的灰绿色浮标。这个浮标我已经看着它在那上下漂动了五十年。我希望他知道那儿有浮标，不然，他可不会是第一个将自己整个地贴在它那如战列舰般坚硬的钢铁外表上的运动爱好者。

“那么，萨姆，你在那件事上有多忙呢？”沙利文说，“你有一个最后期限之类的吗？”

“你说哪件事？”

他指了指房屋的扩建部分。